

龚古尔兄弟小说研究

(1851-1870)

GONG GU ER XIONG DI XIAO SHUO YAN JIU

辛苒◎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相山学术丛书



相山学术丛书

龚古尔兄弟小说研究

(1851-1870)

GONG GU ER XIONG DI XIAO SHUO YAN JIU

辛苒◎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龚古尔兄弟小说研究:1851—1870/辛苒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5

ISBN 978-7-5161-8357-1

I. ①龚… II. ①辛… III. ①小说研究—法国—近代
IV. ①I565. 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33295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选题策划 郭晓鸿
责任编辑 熊 瑞
责任校对 朱妍洁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金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2.5
插 页 2
字 数 201 千字
定 价 4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绪论	(1)
一 被低估的兄弟作家	(1)
二 国内外研究现状	(7)
第一章 现代社会的起点:法兰西第二帝国中的龚古尔兄弟	(30)
第一节 工业革命与现代社会的起点	(30)
一 工业革命与现代化进程的开端	(30)
二 颓废意识与“为艺术而艺术”	(34)
第二节 科学主义的勃兴与文学的科学化	(37)
一 自然科学的发展与科学主义思潮的形成	(38)
二 从实证主义哲学到文学的科学化趋向	(40)
三 文学与科学的间离	(50)
第三节 第二帝国的文学场:双重统治、三种文人	(54)
第二章 分析小说:从事人类研究的小说诉求	(70)
第一节 “复活”人群:从外环境到内视野	(71)
一 作为研究对象的人	(71)
二 从外环境到内视野的人类言说	(77)
第二节 解剖人物:分析法与《热曼妮·拉赛朵》	(83)
一 分析与分析法	(83)
二 《热曼妮·拉赛朵》中的分析法	(86)

第三节 从分析法到分析小说:一种诗学理想	(94)
一 文本整体性的坍塌	(94)
二 分析性话语的泛滥	(99)
第三章 文献小说:讲述当代史的小说家	(103)
第一节 小说的准备:撰述历史	(103)
第二节 讲述当代史:与历史同构的小说	(112)
一 过去与现实:同构的叙述话语	(112)
二 真实与虚构:边界模糊的叙述	(116)
第三节 实录生活:呈现“人世真实之感”	(119)
第四章 艺术小说:艺术家的审美之思	(125)
第一节 厌倦与隐遁:社会生活中的艺术家	(126)
一 时代中的孤独者	(126)
二 遁入艺术的厌世者	(129)
第二节 感受与表现:小说中的“艺术家笔法”	(134)
一 龚古尔兄弟的“艺术家”观	(135)
二 “艺术家笔法”	(140)
第三节 印象与偏见:艺术家的文学批评	(147)
一 作家的尴尬处境	(148)
二 “外省的”“野”天才	(151)
三 出自偏见的误读	(153)
第五章 入口的张望:龚古尔兄弟的现代性意识	(158)
第一节 现代性意识的发生与体认	(159)
一 挑战读者:萌芽的发生	(159)
二 确证现时:现代性的体认	(165)
第二节 反现代的现代作家	(167)
一 现代经验的审美转换	(167)

二 反现代的现代作家	(170)
结语	(173)
参考文献	(175)
附录 龚古尔兄弟生平与创作年表	(188)
致谢	(192)

绪 论

一 被低估的兄弟作家

……龚古尔兄弟站在最前列，站在最前列似乎是他们的使命。

——埃里希·奥尔巴赫：《摹仿论》

埃德蒙·德·龚古尔 (Edmond de Goncourt) (1822—1896) 和于勒·德·龚古尔 (Jules de Goncourt) (1830—1870) 是一对共同写作的兄弟作家，活跃于 19 世纪中后期的法国文坛。兄弟二人一生致力于文学事业，著述颇丰。他们的小说作品共 11 部，其中两人共同创作的有 7 部：《在一八…年》(En 18.) (1851)、《文学家》(Les Hommes de Lettres) (1860)^①、《费罗曼娜修女》(Sœur Philomène) (1861)、《勒内·莫普兰》(Renée Maupérin) (1864)、《热曼妮·拉赛朵》(Germinie Lacerteux) (1865)^②、《玛奈特·萨洛蒙》(Manette Salomon) (1867) 以及《热尔维泽夫人》(Madame Gervaisais) (1869)^③；1870 年于勒去世后，埃德蒙又独立完成了 4 部

① 1868 年再版时题名改为《夏尔·德马伊》(Charles Demailly)，本书将使用《文学家》这一初始书名。

② 关于该书的书名，国内有多种译法，包括《热曼妮·拉赛朵》、《热米妮·拉赛朵》、《热曼妮·拉瑟顿》、《翟米尼·拉赛特》、《日尔米尼·拉塞德》、《日尔米妮·拉赛尔特》、《基尔米里》等，为叙述统一之便，全书将使用《热曼妮·拉赛朵》的译法。

③ 又译《热凡赛夫人》。全书将统一使用《热尔维泽夫人》的译法。

小说:《勾栏女艾丽莎》(*La Fille élisa*) (1877)^①、《臧加诺兄弟》(*Les Frères Zemganno*) (1879)^②、《拉·福斯丹》(*La Faustin*) (1882) 和《亲爱的》(*Chérie*) (1884)^③。此外,他们还撰有3部戏剧、8部历史著作、4部艺术批评著作、一些评论性散文以及一部长达22卷的日记,题为《日记:文学生活回忆》(*Journal: Mémoires de la vie littéraire*) (1851—1896)。

龚古尔兄弟的创作涵盖了小说、戏剧、日记、历史、文论、艺术批评等多种文类,而其中最为他们看重、着力最多的则是小说。1879年,当他们的剧本《亨利埃特·玛莱夏尔》(*Henriette Maréchal*)出版时,埃德蒙在序言中坦言:“对于稍微尖锐的探索,对于趋于极致的解剖,对于再创真实且不合逻辑的生动人物,我以为只有小说具有这种可能。……五十年后,小说将扼杀戏剧。”^④在他们看来,小说的文类特性为作家提供了最开放的文本空间和最自由的艺术形式,作家可以充分地发挥独创性,尽兴挥洒个人才情,开展各种方向、不同角度的文本实验。而就满足龚古尔兄弟所追求的创作意旨:对人类由表及里、抽丝剥茧的深入解剖,给予当代社会全面真实的记录,让读者产生真实生活之感,以及探索语言的创新与艺术美等方面而言,小说也无疑是最合适的文本形式。

在龚古尔兄弟的日记、诗学论述等材料中,他们经常对其时法国公众庸俗的审美品位表示不满和反抗,乃至用一种向读者挑战的心态从事文学创作,力图将文学艺术化、唯美化的反时代而著文,以保持超脱于时代、社会的贵族趣味。然而事实上,他们却广泛地参与,甚至经常是引领了第二帝国乃至整个19世纪后半期的法国文学的现代性进程。按德国学者埃里希·奥尔巴赫的说法,保持首创性似乎成了兄弟俩的“使命”^⑤。首先,为

① 又译《女郎爱丽莎》、《妓女爱丽莎》。全书将统一使用《勾栏女艾丽莎》的译法。

② 又译《臧佳诺兄弟》。全书将统一使用《臧加诺兄弟》的译法。

③ 又译《谢丽》。全书将统一使用《亲爱的》的译法。

④ Edmond et Jules de Goncourt, *Préfaces et Manifestes Littéraires*, Paris: G. Charpentier, 1888, pp. 161—168.

⑤ [德]埃里希·奥尔巴赫:《摹仿论——西方文学中所描绘的现实》,吴麟绶等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556页。

人们所熟知的，是兄弟两人作为法国自然主义文学奠基人的身份。他们将科学观念和方法运用于小说创作，对人体的生理机能、性欲和病理的重视与分析，对写作对象不吝时间精力进行实地考察和资料搜集的严谨态度、力求真实再现时代的生活与思想等，都极大地启发和影响了左拉的创作，为左拉后来创立自然主义文学理论体系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其次，也是他们首次将底层人民作为表现的重心引入小说创作，试图引起人们对于底层社会生活的关注。而他们对病态和丑恶这类题材的关注，与波德莱尔几乎同时，双方各自占据了小说和诗歌的战场。再次，在文体风格上，他们又兼具颓废主义、唯美主义和印象主义的倾向，力图将绘画技法和主体的感官印象融入写作之中。这样，早于法国文坛兴起象征主义的数十年前，兄弟俩就已经创造出了一种基于对生活的艺术感受的小说，一种表现瞬间印象的叙述艺术，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写作风格，即他们自称的“艺术家笔法”。在他们的影响下，法国文坛甚至出现了一股艺术化写作的风潮。^①最后，他们早于当时著名的文学批评家欧内斯特·勒南，首次在法国以印象主义的方式进行文学批评。

可以说，从龚古尔兄弟小说创作的各方面来看，他们都可以称得上是开风气之先的作家，对法国文学的现代性进程做出了重要的开拓和革新。然而，国内学界对龚古尔兄弟的既有认识，多局限在自然主义文学的框架下，考察他们对左拉创立诗学体系的启发和奠基作用，往往忽视了其诗学和创作的独特性，甚至绝少出现专题性的深入研究。他们的文学贡献和价值长久以来被学界低估和忽略，长期遮蔽在历史的尘埃中，这无疑是19世纪法国文学史研究的遗珠之憾。

龚古尔兄弟在开拓文学新路径上所做出的积极实验，是与整个法国日益步入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相适应的。他们对文学艺术化、唯美化的追求，虽然主观上是为了与时代保持距离，其实却与现代社会给作家造成的疏离感、颓废意识密切关联；他们在文学中积极引入科学的观念和方法，顺应了整个时代的科学化走向和科学主义思潮的盛行。而他们重视

^① David Baguley, *Naturalist Fiction: The Entropic Vis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191.

感官印象的描绘，则是为了更敏锐地体会、表达现代社会给人带来的震颤体验。他们本人也曾承认：“就我们作品的倾向、我们小说的意义、我们在撰述历史上开创的新路径、我们家族的关系、我们的天分、审美、已流传为风尚的个人偏好，还有我们身体与精神的需要来说，没有人比我们更属于这个时代。”^①

有鉴于此，本书将对研究内容做出时间范围的限定，即结合第二帝国的时代来进行有关研究，从第二帝国时期（1851—1870）的背景中研究龚古尔兄弟，将他们还原到本来的生活语境中，对他们在此期间的小小说诗学思想和实践进行较为系统的整理分析，并进而从这一侧面探讨当时法国文坛的思想背景和作家的生存情况。

首先，之所以如此限定研究的时间范围，是由于龚古尔兄弟共同从事文学创作的时间正好与第二帝国的存续年代相吻合。从发端来看，龚古尔兄弟的文学创作起点与第二帝国的开创几乎完全重合：他们的处女作《在一八…年》原计划于1851年12月2日出版（其正式出版日期因政变而推迟了三天），日记也于这一天开始写作，而这正是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发动政变的当天。路易—拿破仑执政后，于次年称帝，称为拿破仑三世，成立了法兰西第二帝国。从终点上看，第二帝国王朝延续至1870年，在9月爆发的巴黎示威行动中宣告垮台。而于勒也于此年6月去世。可以说，两人的共同创作阶段几乎完全吻合于第二帝国时期。而且，龚古尔兄弟合著的小说和日记部分正是以讲述当代史为己任，作品全部取材于第二帝国时期的现实生活。在1861年1月14日的日记中，他们写道：“我们小说的一个独特之处，在于它们是当代最有历史意义的小说，为这个世纪的精神史提供了最丰富的实事与真实。”^② 同时，国内外学者一般认为，龚古尔兄

^① Edmond et Jules de Goncourt, *Journal: Mémoires de la vie littéraire*, Tome I, Paris: Robert Laffont, 1989, p. 658. (1861. 1. 8) 本书依据的日记版本是法国罗贝尔·拉封出版社(Robert Laffont) 1989年出版的三卷本《日记：文学生活回忆录》(1851—1896)，是龚古尔兄弟日记的完整收录本。同时，笔者也参考了日记的英文译本和吕永真先生的中文摘译本。下文中所引用的日记原文，均为笔者根据法文版本所做的自译，不再一一注出。

^② Edmond et Jules de Goncourt, *Journal: Mémoires de la vie littéraire*, Tome I, Paris: Robert Laffont, 1989, p. 662. (1861. 1. 14)

弟两人共同创作时期的作品不仅数量较多，质量也较高，如他们最出色的小说《热曼妮·拉赛朵》（1865）就产生于这一时期。于勒去世后，埃德蒙又创作了四部小说，但多数是在前期两人已有创作思路或完成了文献资料搜集的情况下写成的，无论是在文学思想还是写作风格上，与前期相比都没有发生较为明显的变化，小说的艺术成就也未能超越前期。因此，以1870年为界进行分析，已经可以大致窥见两兄弟的诗学思想和创作风貌，并不会过于损害相关研究的完整性和全面性。因此，以这一时期为背景对龚古尔兄弟进行研究，是一种合乎实际的选择。

其次，笔者还将把龚古尔兄弟置于第二帝国时期文坛的多元语境中，确定他们在时代社会文化生活中的坐标。第二帝国存在的二十年不仅是法国文学发展史，甚至是整个法国社会发展史上极具历史意义的重要阶段。二十年中，拿破仑政府基本稳定了大革命以来动乱频仍的社会；在官方的积极倡导下，法国初步完成了工业革命，开始步入向现代化迈进的转型期。就文学而言，交替时期的社会给作家提供了丰富的感受空间和多样的生存方式，法国文学在第二帝国时期也呈现出一派忙碌的文本实验景观。尽管更早一辈的作家雨果、乔治·桑等人在第二帝国时期仍享有很高的公众声望，但那种由一两种文学流派统领文坛的时代早已过去，此时的文坛已丧失了往日的同质性，日趋破碎、分裂。文坛因此开始出现“许多不同并且相互冲突的有关艺术和文化的观念，这暗示着流行的假定已经崩溃，不论这些假定是艺术的，伦理的，还是社会的”。^① 19世纪后期主要的文学流派大多起源并发展于这一时期。譬如，浪漫主义在此时尚存余温：雨果于这一时期发表了小说《悲惨世界》（1862）、《海上劳工》（1866）、《笑面人》（1869），以及《静观集》（1856）等一批诗歌作品；现实主义文学虽然早已在司汤达、巴尔扎克等人笔下有了成熟的表现，但这一名称于1855年才经由画家库尔贝正式提出，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1856）等重要作品也正是在第二帝国时期完成的；作为浪漫主义和唯美主义相结合的产物，帕尔纳斯派的诗人们也活跃于此时，戈蒂埃的《珥珞与雕玉》出版于

① [美] 彼得·福克纳：《现代主义》，付礼军译，昆仑出版社1989年版，第12页。

1852年,该诗派的成名作《当代帕尔纳斯》第一卷则诞生于1866年;象征主义方面则有波德莱尔的《恶之花》(1857)、《巴黎的忧郁》(1868)和魏尔兰的《感伤诗集》(1866)等。就文学批评方面来说,19世纪后期法国最重要的两位文学批评家圣伯夫和泰纳,也纷纷在此时写出了代表作:圣伯夫的《月曜日丛谈》发表于1851至1862年;泰纳的《英国文学史》发表于1864至1869年,《艺术哲学》出版于1865年。

于是,此时从事写作的龚古尔兄弟,享有众多的文化思想资源,他们的作品也自然折射出各种文学流派的光彩。在这样多元的文学语境下研究龚古尔兄弟,必然可以让我们的视野更具开放性和全面性,同时也更加准确深入。因此,本书在研究过程中将不局限在自然主义文学或其他单一流派的话语体系中考察龚古尔兄弟,而将充分照顾到作家身上存在的每一种诗学特质和文学倾向,期望能对龚古尔兄弟的诗学思想做更为深入系统的表达。

再次,本书的主要研究材料是第二帝国时期龚古尔兄弟的全部文本。这是由研究对象决定的。龚古尔兄弟并没有系统的诗学论著,其文学思想主要散见于共同撰写的长卷日记和一些书信、批评性文章中,此外,其作品的序言也是兄弟两人表达诗学主张的重要阵地,其中文学类著作的序言共计十四篇,全部收入1888年出版的《文学序言与宣言》(*Préfaces et Manifestes Littéraires*)一书。因此,本书将以他们在第二帝国期间的日记(1851—1870)和作品序言作为主要的分析与研究对象,整理并研究龚古尔兄弟的文学思想;同时结合他们共同完成的七部小说作品对其文学创作情况进行分析;此外也会涉及他们在历史和美术等其他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与其文学思想相关的观点。

就本书的研究方法而言,由于龚古尔兄弟的文学思想内容颇为驳杂,表现形式上则多呈现语录化或感悟化的特点,很少对所述思想展开严密深入的推理论证,因此,需要通过对文本资料进行大量的收集和整理工作,在宏观的文化历史视野中进行具体而微的文本细读,方能见微知著,将龚古尔兄弟的文学思想和创作情况还原,回溯于它们产生时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之中,探究龚古尔兄弟的创作思想和实践在时代中的个体性

与共通性，进而对其诗学思想做出学理性的、系统性的总结与分析。此外，由于龚古尔兄弟还广泛涉猎了历史和绘画艺术的研究和写作，他们的史学思想和艺术理念与其文学思想往往相互交融缠绕，联系紧密，因此，在研究中还需用到跨学科的方法，才能真实全面地反映出龚古尔兄弟的文学面貌。

最后，应该指出的是，本书将把龚古尔兄弟作为一个创作整体来看待。两兄弟的写作具有高度的一体性，共同写作是他们长久以来的固定创作方式。从创作过程来看，两兄弟首先商量作品所要表现的题材，接着一起进行实地调查与资料搜集，之后确定作品的内容，再分别进行写作，最后加以汇总并共同修正完成。这种一体化的写作方式之所以能够实现，一方面是因为两兄弟皆终身未婚，于勒在世时，无论是日常生活、文学创作、外出旅行还是社会交往，二人几乎一直是共同行动、互不分离的，这就为其在写作题材方面达成统一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两人的文学思想、艺术偏好、情绪波动虽不能说全都毫无分别，但大多能保持整体的一致，于是在风格上也很容易融会合一。正如埃德蒙晚年所说：“我们两人的气质完全不同：我弟弟天性活泼，才华横溢，喜欢自我表现；而我生性忧郁，沉默寡言，有些内向——奇怪的是，对于外界事物，两个头脑却总获得同一印象。”^① 而从其作品的完成情况看，更是犹如出自一人声口，难分彼此。因此，本书在分析过程中，将把龚古尔兄弟视作一个创作整体，不对他们做个体区分。

二 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国内研究综述

1. 五四运动之前的研究

国人与龚古尔兄弟的初识始于20世纪第二个十年。当时国内对他们作品的传播与评议较为零散，大多是在谈及自然主义文学的创作时，作为代表作家之一进行简单介绍，绝少出现专论，而且多为转引外国已有的评价

^① Edmond et Jules de Goncourt, *Journal: Mémoires de la vie littéraire*, Tome III, p. 809. (1895. 12. 27)

观点。就今天可见的资料,最早提及龚古尔兄弟的文章是陈独秀的《现代欧洲文艺史谭》,发表于1915年11、12月的《青年杂志》。陈独秀援引法国批评家裴利西(Georges Pellisier)的观点,对自然主义大为激赏,认为左拉、龚古尔兄弟等自然主义小说家“于坚持文学上之观察力及现实界真诚之研究,其功绩亦未可没”。^①否定自然主义是“失败”的文学,指出自然主义文学在欧洲的势力不可小觑。但文中并未对龚古尔兄弟的创作加以具体介绍分析,仅是笼统指出他们与左拉“最称莫逆”,同属于自然主义一派。这是龚古尔兄弟在中国的首次正式出场,但由于文中仅以寥寥几笔带过,在当时并未引起国人的注意。

1917年2月,《新青年》第2卷第6号发表了陈赓为龚古尔兄弟的代表作《基尔米里》(即《热曼妮·拉赛朵》)所作的一篇译者识。这是新中国成立前介绍龚古尔兄弟创作情况的第一篇也是唯一一篇专论文章。该文对龚古尔兄弟的生平、主要创作特点、其作品在法国的影响以及《基尔米里》的文风等方面都作了较为完整全面的论述。

陈赓指出,龚古尔兄弟的写作在当时求新思变,迥异于他人。其一,在《基尔米里》一书中,首次将底层人民的生活作为作品的主体加以表现,“盖以描写下级社会之书,实以此为嚆矢”。^②其二,龚古尔兄弟虽和左拉等人同属于自然主义文学一派,但并不同于后者,“其描写事实,非绝对的客观描写,尤注重一切事象所与之主观印象焉”。^③以《基尔米里》为例,书中对女主人公的生活加以断片式的记述,无论是对人物心理的解剖,或是写景、记对话,无不借助细致观察,一一经作者主观而来,“书中之事象与作者之主观常并存而不相离也”。而作品里对人物心理的描画更为译者所欣赏:“尤能深入浅出,刻画尽致,是乃其思想致密精神过人之处也。”^④其三,兄弟二人在小说创作中较早地引入了对人物生理,尤其是病态的观察和描写。陈赓认为这是由于兄弟二人常年生活于疾病

① 陈独秀:《现代欧洲文艺史谭》,《青年杂志》1915年第1卷第3号。

② 陈赓:《〈基尔米里〉译者识》,《新青年》1917年第3卷第5号。

③ 同上。

④ 同上。

的折磨之中，所以其作品中的主人公“多半为忧愁病苦之人，所谓同病相怜也”。^①

至于龚古尔兄弟的创作在法国起初并未受到大众好评的事实，陈赓也并不讳言。对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他做了如下分析：其一，龚古尔兄弟的写作在当时处于时代的前沿，因过于创新而一时很难被普通读者所接受，“由其独辟新境，与习见之作物异趣，庸众难解，此乃重大之原因”。^②其二，兄弟二人最早以撰写历史著作开始其创作生涯，也是由此而逐渐为大众所知的。然而当他们转向小说创作时，写作的内容则突然转变为对现代社会人事物的观察和描画，自然便“与世人期待，背道而驰”，这也是其作品不受欢迎的原因之一。其三，是客观环境因素，“更则彼等之著述，每当出版之时，辄遭事变，或为出版之书肆不久倒闭，或则国内变乱突发，人人无读书之闲暇。彼等之作物，亦遂束诸高阁，兹又一因也”。^③同时，陈赓也介绍了普法战争之后，法国的社会文化思想逐步发生变化，于是“渐觉彼兄弟之作物，新颖细密，确有真实之价值”。^④他们的作品自此逐渐为世人所肯定，开始不断再版，二人声誉日隆。及至1880年福楼拜去世后，“法兰西文坛，推彼为主人”。^⑤

同年7月，《新青年》第3卷第5号发表了陈赓节译的《基尔米里》一文，这是龚古尔兄弟的作品在中国的第一篇译作。该文仅译出原作的第一章和第二章的部分内容，约占全书的十分之一。但译者的翻译态度认真严谨，将文中出现的地名、时间背景等一一详加注释，以方便读者接受。陈赓的文笔亦十分精到优美，注重锤炼文字，能够较为准确地还原龚古尔兄弟典雅精细的艺术化写作风格。此外，龚古尔兄弟追求对环境景观和室内陈设静物作细致刻画，但笔触所及往往太过细密累赘，有时难免失于琐碎冗杂。而陈赓的译文文白夹杂，以白话译文中人物的对白，以文言译作品的叙述部分，文风精炼灵动，巧妙地弥补了这一微瑕。

① 陈赓：《〈基尔米里〉译者识》，《新青年》1917年第3卷第5号。

② 同上。

③ 同上。

④ 同上。

⑤ 同上。

自1917年9月始,周作人在北大讲授欧洲文学史课程,其讲义约于1917—1919年成稿。之后,周作人将讲稿中古希腊至18世纪的部分结集出版,名为《欧洲文学史》,至今仍有较大影响。但作为近代欧洲文学史重点的19世纪部分,由于周作人自己并不满意,一直未能付梓。直至2007年,才由止庵、戴大洪加以校注,定名《近代欧洲文学史》面世。书中,周作人认为龚古尔兄弟是自然主义作家,但与左拉等人不尽相同,属于自然主义作家中的印象派:“印象派者,本绘画派别之称,创始于法国画家Edouard Manet。描画景物,不重形式轮廓,拟像实体,但在用光色,表现一己所受之印象,故得是名。Goncourt兄弟,始用其法为小说。”^①对于龚古尔兄弟与左拉等作家创作的区别,周作人指出:“自然派重客观,以外物为主体。印象派则以本心为主,与外物接,是生印象,因著之录,乃并重主观,与纯自然派相背。唯所凭依,仍在外物,即仍以自然为本,故同属一系。或称之为积极自然主义,而Zolaism为消极自然主义也。”^②这种分法在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的推广者岛村抱月的长文《文艺上的自然主义》中已有充分论述,与周文十分类似。该文虽在中国直到1921年才由晓风翻译,发表在《小说月报》上,但在日本发表于1908年,当时周作人仍在日本留学,应该看过这篇文章,受到了它的启发。此外,周作人也肯定了龚古尔兄弟对文学真实性的追求,奉其为“主张‘文学之真实’之第一人”,^③这是由于他们用学术研究的方法从事文学创作,“以文学为社会研究之一种,作者观于现实,记所得印象,以成人生记录”。^④而对于写作对象的观察,二人细致冷静之至,“已达其极,盖近于病矣”。^⑤关于两人的创作过程,周作人也做了简单的介绍:“Goncourt兄弟作小说,大抵合撰。凡一事一物,二人各就观感,直笔于书,以相比较,取其善者。久之思想文章,益益相近,几于无复分别。”^⑥

① 周作人:《近代欧洲文学史》,团结出版社2007年版,第220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

④ 同上。

⑤ 同上书,第221页。

⑥ 同上书,第220页。

2. 五四运动至 1949 年之前的研究

1919 年五四运动兴起后，包括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唯美主义、印象主义、象征主义等西方近现代文学理论思潮开始大量涌入国内，广泛影响了当时的文坛创作。而自然主义逐渐从众多的文学流派中脱颖而出，博得了以茅盾为首的进步知识分子的重视和推广。20 年代，茅盾等人开始在包括文学研究会的机关刊物《小说月报》、《文学旬刊》等阵地上专门而系统地宣扬自然主义文学。期间，这些刊物集中发表了一批文学研究会成员的关于自然主义文学的论文，以及多篇日本学者对自然主义文学理论的评论文章，刊登的外国小说译作也几乎全部属于自然主义的作品，在 1922 年第 5、6 期《小说月报》的“通信”栏里还展开了一场关于自然主义文学的讨论。自然主义文学的势头大劲，一时无二。

作为自然主义文学的两员骁将，龚古尔兄弟的名字也在当时反复被提及，日益为国内学界所熟知。但国内学者更多关注左拉的理论 and 创作，两兄弟的文学思想和作品仍未引起足够重视，依然鲜见专论。由于中国学界对于自然主义文学的接受，多是经由日本的渠道而来，他们对自然主义文学的认识，受日本理论家的影响更为深远。我们可以看出，日本学者对于自然主义的认识和接受，相对于法国自然主义的主流观点有其独特性。他们将龚古尔兄弟的创作提升为自然主义文学中的一个重要派别——印象派自然主义，并认为它是较之左拉更为“彻底”、“积极的”自然主义的观点。

1921 年 12 月，《小说月报》刊登了日本学者岛村抱月的《文艺上的自然主义》一文，由晓风翻译。这是一篇关于自然主义文学的起源、发展、内部构成、价值论以及在各国文学中的表现等问题的系统阐释文章，对国人的启发和影响很大。文中，岛村抱月援引英国文学家巴林在《大英百科全书》中的说法，将自然主义从描写的方法态度方面分为两类：一是追求纯客观的，即所谓“原始的自然主义”，以左拉、莫泊桑为代表，它“主张写自然的时候，务必使事象都如映射在明镜中一般，换句话说，务求他是纯客观的，纯写实的”；二是有主观插入的，即“印象派的自然主义”，以龚古尔兄弟为代表。印象派的自然主义“把那曾经排斥的作者底主观，